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十七回 月香吃醋鬧鯉魚 魏壁爭風打肉鯮

話說陸書同著月香、翠雲、翠琴回至進玉樓，仍在那裡迷戀，朝歡暮樂，已非一日。初到進玉樓的時候，見那大腳婦人張媽生得風流俊俏，便有心要同張媽落交，常時同他說些戲謔趣話。後來因代月香梳妝，又恐月香吃醋，未能如願。張媽見陸書青年美品，銀錢揮霍，但凡陸書與他說戲話，也是恐怕月香，惟以眉目傳情，不敢十分逗搭，只背地裡也不知向陸書要了多少銀錢、衣飾。陸書是他放的差，無一不應。他兩人算是心交，因人礙眼，未得下手。這一日，陸書正同月香在房中鬥趣玩笑，樓下翠雲房裡來了一起生客，喊月香下樓。月香向陸書道：「又不知來了什麼野種，大呼大叫。你且稍坐一刻，讓我下樓三言五句打發他們滾蛋，再來陪你。」月香將陸書安慰定了，方才轉身下樓酬應去了。

隨後張媽拿著白銅水煙袋，到月香房裡裝煙與陸書吃。陸書正坐在月香牀邊，見張媽走近身來，將水煙袋苗子遞在他的口裡。樓上並無別人，陸書一時豪興，就將張媽拉了，與他並肩在牀邊坐下，向張媽道：「伙計，你把我的病都想出來了！今日無緣湊巧，卻好此刻他在樓下，我同你偷個嘴，任憑你要什麼，我總依你。」說著，就向張媽對了一個「呂」字。張媽趕忙閃讓，便要立起身來。早被陸書捺住，水煙袋撩在樓板上。

張媽道：「你只圖口裡說得快活，倘若他走上樓來撞見了，叫我這個臉放在那裡？」陸書道：「他才下樓去，有好一刻才上來呢。你做點好事罷！」就伏在張媽身上，用手來扯張媽的褲襠。

不意月香悄悄的躡著足步上了樓來，站在房門外，聽見他兩人這些語句，忍不住心頭怒起，揭開門簾，走到房裡，跑近牀前，將陸書耳朵揪住，哭道：「你這下作東西！你既要同他相好，我又不曾阻攔著你，你們那裡不好做混帳事，偏偏要糟蹋我的牀鋪！」忙喊王媽：「來，代我將鋪蓋快些拿去漿洗，我不能蓋別人哇烏打烏的髒被！」張媽見月香跑進房來，趕忙將陸書一推，掙脫了身子，跑下樓去。

王媽進房，將牀面前那根水煙袋拾起，放在桌上。月香抓住陸書碰頭、撒潑，哭鬧不休。翠琴到房裡來勸解，月香不依。

蕭老媽媽聽見樓上吵鬧，趕忙上樓，將月香勸到對過翠琴房裡。月香還是哭著喊著，罵張媽下賤，勾他的客，許多蠢話。

張媽在樓下聽見月香哭罵不休，也就惱羞成怒，遂在樓下喊道：「我在樓上裝水煙，陸老爺同我說了個玩話，將我拉了坐下牀邊，你就硬說我們有事。你也不必假正經了，你同刺頭的偷關門，我們總明白，不肯說破了你罷了！我們在人家做底下人，聲名要緊。你如今將我的名說壞了，別處難尋生意。再者我家丈夫是個蠻牛，倘若聽見我在揚州有甚風聲，我的命就沒了。如今你既把我的臉撕破了，我也不要命了，還怕你這紅相公償不起我的命呢！」說著也就碰頭砸腦、尋刀覓剪，唬得蕭老媽媽子、翠雲同翠琴並男女班子，樓上勸到樓下。

月香、張媽媽兩人愈吵愈凶。陸書趁著蕭老媽媽子將月香拉到翠琴房內，他就悄悄的欲想走下樓去。又被月香聽見腳步聲響，走出房來將陸書抓住，哭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？你圖開心，取樂漂肺子，如今他鬧起來了，你就想走，好脫乾淨身子，累我一人受氣，如今死也要死在一處！」又將陸書拉到房裡吵鬧。

那外場花打鼓見月香、張媽兩人總不依勸說，料想這事家裡人說不了結，趕至強大家。卻好賈銘、吳珍、袁猷，魏壁四人齊在那裡，花打鼓向四人告知。賈銘們聽了，一齊到了進玉樓。

才進月香房裡，陸書看見他們來了，連忙起身招呼，邀請入座。眾人看見月香鬚總散了，頭髮披在半邊，眼睛哭腫，淚痕滿面，倒在牀上嗚嗚咽咽的啼哭。又聽得張媽在樓下吵鬧。

賈銘們故作不知，向月香道：「陸弟媳為什麼事不睬我們了？想必是我們常時來取厭了。」月香連忙在牀上拗起身來道：「賈老爺，你這話我細娃子就耽受不起了。適才正與他淘了兩句氣，四位老爺來了，我細娃子未曾請叫得及，望四位老爺恕罪。」

賈銘道：「那個來怪你，就是要怪你，也要看陸兄弟分上。」

你兩個人因什麼事玩惱了鬥嘴，告訴我們，代你兩人評評理。」月香並不言語，陸書也不噴聲。賈銘們追問至再，翠雲道：

「陸姐夫、月姐姐不肯說，我來告訴你們。方才月姐不在房裡，陸姐夫與張媽在房裡說玩話，被月姐姐撞見，罵了張媽幾句，張媽急了，要尋死覓活，正在這裡吵鬧。老爺們來得正好，代他們調處清白，省得瞎扛瞎吵。」賈銘笑道：「陸弟媳吃點醬油罷了，又吃什麼醋呢？那個貓兒不吃腥？看我們分上，不必說什麼了。」正說之間，蕭老媽媽子走上樓來，悄悄將賈銘們四人請到樓下翠雲房裡，道：「四位老爺，令友陸老爺一時豪興，弄出這種事來。月相公的話又過於叫張媽過不去。如今張媽要尋死拼命。我老媽媽子鵲兒頭上沒多大的腦子，要拜托四位老爺代他們說清結了。」

賈銘們將張媽喊到房裡好言勸說，張媽不依。說之至再，張媽道：「四位老爺，我這裡生意已被他將我的臉撕破了，我也不能再在此地，叫他還我一個好好的生意。他既說我同陸老爺有事，我也說不得了，叫他把筆銀子與我，算遮羞禮。不然，聽憑他官了、私休，我總候著就是了！」賈銘道：「凡事要依人勸，人是舊的好，衣服是新的好。我們代你把話說清楚了，將就些還在這裡罷。」張媽執意不肯。吳珍道：「張媽媽既是實意不肯在這裡，事又湊巧，強大家尤奶奶在他家三四年了，從未告假回家去過，平空的不知怎樣有了身孕，要回去生養，辭了生意。如今我們將你薦到強大家去，包管一說便成。另外，叫陸老爺瞞著月相公送你幾兩銀子。看我們分上，不必說什麼了。」賈銘們商議，允了張媽十兩銀子，張媽方才依允。賈銘們復又上樓，到了月香房裡，吩咐擺酒，代陸書、月香和事。陸書道：「在這裡，何能要弟兄們作東？」謙之至再，仍是陸書的主人，擺下酒來。席間翠琴有心想勾搭魏壁，彈著琵琶唱了幾個米湯小曲。魏壁亦有意愛他，兩人調謔。魏壁已有了幾分醉意，席散之後，翠琴要留魏壁在那裡住宿。魏壁因與賈銘們同來，恐怕他們到強大家告訴巧雲，不能在此，要一同進城，向翠琴道：「既承你愛厚，你我心照，改一日我一人來罷。」翠琴才讓他同著賈銘們一同進城去了。這裡月香雖是賈銘們勸了許多言語，心中怒猶未息，上了牀來，陸書被他揪著，咬著恨著，罵著掐著，氣著哭著，說著百般刁話靈話。陸書是各種恭維，也不知賠了多少咒，發了多少誓，枕席間用了多少工夫，才將月香哄住了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賈銘們四人到了強大家內，在桂林房裡坐下。鳳林、雙林、巧雲聽見他們來了，總來到房裡，問道：「你們可曾吃過晚飯？」賈銘就將在進玉樓因為甚事攔停，陸書留吃晚飯這一席話告訴。眾人聽了，笑不住口。吳珍將強大喊到房裡，公薦張媽做生意。強大答應，退出房外去了。三子到房裡問道：

「老爺們今日可回去了？」魏壁躺在桂林牀上，先說道：「我今日醉了，不回去了。」賈銘道：「既是魏兄弟不回去，我們總在這裡陪你就是了。」三子退出房外。巧雲悄悄向魏壁道：「在這裡躺躺，我房裡有個熟客，許久未來，今日才來的。等我打發他走了，請你到房裡去坐。」魏壁道：「你快些叫他滾罷，我少老爺要睏覺了。」巧雲道：「我曉得。暫違三位姐夫了。」說著，走出房外。

那巧雲房裡這個人姓必名聖謨，年紀二十餘歲，生得頭大臉大，一臉大麻子，身材又胖又矮。人因他個子生得胖矮，說話又有些肉氣，排行第一，都喊他必大臉，又送他一個混名叫做肉鯮。父親在日，鹽務生意掙有許多田地房產，遺下許多借券。必聖謨並無生業，只靠著房錢、租子以及人欠的債務過日子。曾在這裡與巧雲相好，巧雲得過他許多銀錢、衣飾。因出外索債，許久未來。今日到了這裡，在巧雲房裡坐了好一刻工夫。巧雲意欲留他住宿，又怕魏壁到此要住，所以並未留他。

必聖謨今日蓄意是來與巧雲敘舊，拿准了到了這裡巧雲必要留他。那知到了這裡坐下半晌，巧雲聲總未噴。且又到別的房裡去了好大一刻工夫，將他一人坐在房裡，心中就有些不自在了。

今見巧雲進房，坐在椅上不言不語，宓聖謨忍耐不住，就將三子喊到房裡道：「三子，我今日在這裡住呢。」三子道：「宓老爺，今日不湊巧，巧相公有了鑲了。」

宓聖謨聽了，越加生氣道：「他既然有了鑲，為何不早說，將我攔到此刻，叫我如何回去呢？」三子道：「宓老爺，你這話說錯了。你老爺到這裡，並未說著要住的話，巧相公何能平空告訴你說是有鑲呢？若說是坐到這時候，是你老爺自己未走，我們何能催你老爺走呢？」宓聖謨道：「不管是那個留的鑲，總要代我回的了，我老爺今日要住呢！」三子道：「這不講理的話，我小的不會說。凡事有個先來後到。我老爺許久不來挑挑我家，今日不必打鬧兒了。」宓聖謨道：「我若是不挑你家，我倒不留鑲了。如今我要留鑲，你又拿這些話搪塞。你還是怕我不把錢你家是怎樣？你查查賬，我在你家住了那麼些鑲，連半文開發總不欠你家的。今日故意要支我走路，如今我偏不走。」

看你家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人敢在這裡住，我就算他是個好漢了！不服氣叫他到這裡來同老爺鬥口氣，鬥得過我，我就讓他在這裡住了。」三子再三俯就，宓聖謨越說越氣，大喊大叫的吵鬧起來。

魏璧因有了幾分醉意，躺在桂林牀上。吳珍因要過癮，就同賈銘到鳳林房裡吃煙去了。桂林〔與〕他三人同行。袁猷是被雙林拉到他房裡談心。魏璧獨自躺在桂林牀上。此時更深人靜，魏璧聽得巧雲房裡有人喊叫，句句話總關礙著他。酒後生怒，將長衣脫去，跑到巧雲房裡。見有一人坐在那裡，口裡南腔北調扛吵。魏璧出其不意，奔到宓聖謨面前，將衣領揪住，望下一摔。宓聖謨未防備，被魏璧攆在房內地板上。魏璧就勢騎在宓聖謨身上揮拳就打。宓聖謨仍是罵不絕口。三子趕忙抱住魏璧手腕，跪在旁邊哀求。

賈銘、吳珍、袁猷聽見此信，一齊跑到巧雲房裡，問魏璧因為何事。魏璧道：「哥哥們不必問，幫我打這瞎眼忘八羔子！」賈銘將宓聖謨一望，並不認識，遂向魏璧道：「兄弟你請息怒，權且將他放起來。我弟兄們在此，不怕他飛到那裡去。三人抬不動一個『理』字，放他起來，讓他自己說。如不在理，我們一齊動手就是了。」吳珍將魏璧的手攆開，拉了站起身來。宓聖謨被三子拉起，口裡還嚷嚷咕咕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」賈銘將他拉了坐下，問他姓名。宓聖謨道：「我姓宓，叫聖謨。」賈銘道：「足下因甚事同敝友口角？」宓聖謨含糊不語。三子道：「宓老爺要留巧相公的鑲，小的回他有人留了。宓老爺就在房裡亂罵，被魏少爺聽見了，到了房裡，不知怎樣將宓老爺碰倒了。」賈銘們道：「宓哥哥，非是我們庇護魏兄弟，這麼談起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凡事總有先來後到，就是你先留了，我們魏兄弟後到要留，你也不能讓他。總是在玩笑場中，沒有什麼氣鬥。若不是你出口傷人，我們魏兄弟何能造次動手？自古道『相罵沒好言，相打沒好拳』，算是魏兄弟年輕魯莽，看我們分上，拉〔倒〕了罷。」賈銘、吳珍、袁猷向宓聖謨作了一個揖，宓聖謨還了一揖，心中原想同魏璧較量，因見他們人眾，孤掌難鳴，沒奈何忍氣吞聲，立起身出了強大家大門。回家氣了一夜。

次日欲想約人到強大家去攬魏璧、巧雲，同他們打場官事。

再為打聽，魏璧是鹽務候補的少爺，自揣勢力不及，悶在心裡，氣成一場大病，險些喪命，發誓再不到玩笑地方去了。幸虧挨了魏璧幾拳，卻保住宓聖謨的家財，後文略過不提。